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 
第九回 詠折柳情見乎詞 賞梅花醉中得夢

楊升適上盃巾，驚憶曩事，不覺失聲而笑。主人問故，遂略述莫度狀，座中皆大噱。瑤叔始尚惴惴，深咎丹初冒昧，繼見楊公勿責，心始帖然。丹初徐曰：「宋君僅此一出耳。然吾所授非一人，顧有專習經年，不能一試者。而宋君今夕，竟能敷衍終場，可謂天授，非人力矣。」楊公歎曰：「彼為乃父吐氣耳。彼父在日，酷嗜音律，顧能填曲，而不能拍曲，引為憾事。」擷珊卒然曰：「聞叔父固如是。詎……」言至此，楊公截之曰：「孺子奚知者，若叔與宋叔，性情嗜好皆同，汝誤聽耳。」言已，顧丹初談他事。擷珊不敢復語。翌日，丹初方收藏陳設，以一身兼顧園宅兩處，碌碌不遑。百忙中，忽聞主人呼。亟置所事出迎，楊公已至。持一箋，掩折兩端示之曰：「君試猜，此為何人所作。」丹初側立觀之，詠劇詩也。中有詠丹初一絕曰：「落拓江湖老畫師，身兼百藝幾人知。興來起舞呼蒼鵲，短簿髯參兩得之。」

丹初歎曰：「盛譽不當，令人生愧。特吾短而無髯，譬之參軍，殊為勿倫。」楊公笑曰：「吾以為此作甚佳。君申宋江，非戴假須耶？」丹初失笑曰：「然。」吟哦數四，始觀其下則為折柳陽關：

「一曲悲歌兩黯然，盈盈紅淚灑離筵。尋常一樣風前柳，譜入陽關便可憐。」

「笳聲嗚咽角聲嚴，皎日盟猶帶淚緘。不信他年甘決絕，彌留一面仗黃衫。」

刺虎云：

「虎頭一擲展雙蛾，銀燭光中按劍歌。三百年來稱養士，誰知報國有宮娥。」

丹初讀已，贊歎不置，謂書法秀媚，必為閨閣所作，是必女公子詩耳。楊公正色曰否。丹初曰：「然則難猜矣。惟作者為觀劇女賓，則不卜可知。」楊公頷首，展箋之端尾，則下題靜漪黃藻求是草，上書靜嫺賢姊政之。楊公笑曰：「實相告，此蘭垣第四女作也。黃夫人為崑山顧氏，素姻詞翰。女之詩學，得於母教。吾聞內子言，此女才貌，為四女之冠。」丹初曰：「黃公亦頗譽其才。」言至此，擷珊與瑤叔亦至，圍桌而觀。楊公謂丹初曰：「諸作頗有思致。惟勿解每劇一章，獨陽關乃係兩絕。詎深愛此劇，不覺一唱三歎耶。」語已目瑤叔微笑。丹初亦笑曰：「第二絕。不信兩字，尤為癡絕，具見演者表情之妙矣。」言次，楊升忽報有客，楊公父子遂出。瑤叔遲疑久之，忽問丹初曰：「黃道何事，乃譽其女於先生，聞者尚有他人否？」丹初直告之。瑤叔變色曰：「先生知我，誠勿與年伯語此。」言已，諄囑再三。丹初慰之曰：「君何過慮，吾將行矣，烏肯嚙舌。」瑤叔愕然曰：「先生將歸耶？」丹初黯然曰：「小友勿悲。試思主人厚我，信托過於戚族。人非木石，奚忍言去。特吾事已竟，恥於坐食，義難復留耳。」瑤叔聞言，欷然而出。無何聞傳呼送客。主人邀丹初於書室。卒然問曰：「近日有無家報，尊堂諒安。」丹初謹對曰：「老母托福。」楊公即曰：「然則何萌去志。頃聞穎兒言，不勝驚訝。詎以園工已竟，君在此無事可為耶？君誤矣。吾家雖寒，豈不能館一老友。矧吾精力日衰，倦於酬應。家居談宴，非君不歡。嘗與穎兒言，設吾他日不諱，亦當留君於此，綜理家事。今吾在，君忍遽去耶？抑細人不慊於君，激而出此歎？」丹初亟曰：「主人言重，安有此事。人生所重者知己。吾亦何忍決然，但求老母無恙，則此身終事主人矣。」楊公喜曰：「若然，方為吾友。」既而忽有所憶曰：「吾有一事，見君輒忘。弟媳撤席之時期，擇於明正某日，法事須梅公主座。聞彼開歲後，有雁蕩之游，不識能為我少留否？」丹初起曰：「此奚不可。彼雲遊本無定日，公又為彼寺護法。少留何礙。吾已久別。即嘗詣彼，告以公語可也。」及出，遇瑤叔於廊，手野梅折枝一束，笑謂丹初曰：「何如？吾固知年伯之必留。」問其花何自來，曰：「根香草廬。」且言且探囊中巾，拭指上莓苔，翩然入內。丹初識之，巾即水榭所拾者。及歸覆命，楊公以園梅盛放，折簡延賓，為消寒之會。時在寒假期中，趙公等子弟，咸隨父兄蒞止，可謂少長咸集，極詠觴之樂事矣。乃瑤叔神情頓異，既無興趣，而于飛觴射覆之際故舛誤，罰酒無算，杯至即乾，大有白眼望天之概。擷珊喜曰：「豪哉瑤叔。若是方為吾弟。」欲取巨巨羅，與之角飲。諸公子復加慫恿。丹初竊於背後，搖首止之，擷珊乃罷。然瑤叔已覺，低語丹初曰：「借此醉死，寧不佳耶。」然瑤叔酒腸本窄，不及終席，頽臥座次。丹初與福生掖之登樓，酒復上湧，一時嘔吐狼藉。加以哭泣，一若不勝其悲者。福生進巾，瑤叔暴怒曰：「碎之，碎之。」言已，齒齧手撕，其態若狂。丹初乃奪巾，撫之令臥。已而熾炭於爐，屏息俟之。俄聞瑤叔嚙語，似馥馥相問答，既而吁曰：「冤乎？吾固知物為彼人者，胡為，」語至此遽止。以後語雜，不可復辨。丹初乃烹茗自飲。瑤叔忽揚聲曰：「勿信可...於先生。」丹初驚起應之，幾覆茗碗於懷。揭帳視瑤叔，已面內而睡，齶聲起矣。及歸座，阿壽忽至。揚兩手向火取暖，謂丹初曰：「先生在此耶。夜膳已具，可以餐矣。」丹初乃出，微問福曰：「阿壽此來何事？」曰：「上房令小環傳吾，視彼醉後睡否。」此語殆指瑤叔。丹初頷首曰：「是矣。」既而默念前遇瑤叔，欣然如平日。僅隔兩日，又值賞梅盛宴，有何牢騷，悲憤若是。見巾而怒，又何為者？此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隱痛，借酒以澆之耶。思深神倦，並扃戶而忘之。一枕槽騰，晨光滿室。慶子方灑掃，瑤叔已入。謂昨夕大醉，重勞扶掖，於心滋歉，而得夢頗怪，維先生為我解之。丹初叩其故，曰：「吾夢見丁氏伯母，令吾與靜妹，升一巨樹。樹兩杈，吾儕各據其一。自顧指臂槎枒，儼然樹枝，且開小黃花無數。靜妹一驚墮地，鬥見一黑物出樹後，挾之而去。吾亟躍下救之，而兩足似係，額間若被棒擊，昏然遂暈，不知閱幾時。迨痛定張目，則身在海航，仰見麗日如盤，湧現於碧浪之中。一轉瞬間，航已下碇，泊於巨島之下。一人招吾登岸，即指一華屋，謂予曰：『此中人待君已久，曷從予行。』昏憫中，疑為靜妹遣來，亟往其後。至即推門令人，且呼室中人曰：『爾所訪者來矣。』內有嗷應聲。窗幃徐起，粉黛微呈，則一□六七麗妹，確非靜妹。吾乃回身疾出，足絆於檻而醒。思之心悸，先生以為若何？」丹初笑曰：「無他。酒能傷腦，致現種種幻像。即以習俗言，夢日為吉。矧君破浪乘風，前程遠大可徵，又何憂焉。」瑤叔蹙額曰：「吾何足道，所慮者，靜妹耳。試思自高下墮，且為黑物所劫，詎為佳兆。」言次，敏甫適至。謂瑤叔曰：「昨何所苦，驚啼乃爾，詎思乳耶？」瑤叔強笑曰：「孰聞吾哭，兄誠妄言。」敏甫指謂丹初曰：「彼目尚腫，今乃強辨若是，詎不可笑。」丹初亦笑曰：「宋君醉中夢魘，非酒悲也。」三人互語間，擷珊隔窗呼敏甫，並語瑤叔，謂阿母思往園中觀梅，吾儕無此雅興，令弟同行，弟其速往。言已與敏甫同出。瑤叔遂去。及暮敘餐，瑤叔言笑滋歡。丹初深為勿解。以瑤叔溫和，未嘗歎喜歎悲如是。然而殘年向盡，歲事催人，又奚暇及此細故。迨至除夕懸像，獨一貂冠無須者，而幕碧紗，鑲以鏡片，張諸花廳。丹初出入必見，私忖既非壽容，何以幕面。偶詢擷珊，答以叔父遺容。因孀氏在日，見之輒哭，是以罩之，今亦未去也。